

燃烧的太阳

——胡郁莉文集



燃烧的太阳
——胡郁莉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太阳/胡郁莉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5

ISBN 7-5059-2696-9

I. 燃… II. 胡… III. 话剧-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7423 号

燃烧的太阳——胡郁莉文集

胡郁莉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3 插页 186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 7-5059-2696-9 定价:12.80 元
I · 2020



作者像

蘸着西方的墨水写东西方的故事（序）

——读话剧剧本《燃烧的太阳》

费 明

忘记了是哪些朋友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未来的好话剧都应该具有诗剧的品格，让人们充分享受语言的音乐感，抒发和渲染人物的大段对人生的痛彻的感受。我觉得这些话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在小说、电影里，都很难有谁去像哈姆雷特那样说话，这种机会仿佛只有在话剧中能受到优惠。然而，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话剧传统，使人们把郭沫若、老舍、曹禺、田汉的戏剧语言即绝对的白话生活语言视为中国话剧的唯一语言方式，而忽略了，或者说忘却了另一种话剧语言——诗化。然而，诗化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可庆幸的是，我在胡郁莉女士的剧本《燃烧的太阳》中，感受到了诗化语言和诗化结构的魅力。

首先，让我惊奇的是，胡女士出国八年居然还念念不忘要写一部有关中国的话剧，现在中国人都很少写话剧，远离中国的中国人却惦念着中国话剧。看来她骨子里、血液里有一种顽强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折磨着她，催促着她，鞭挞着她，使她不写不能活——这恰恰是创作话剧的最佳状态、最佳心态。这

是非海外游子不能体会得出来的，这比那些为完成每年一个剧本而从事话剧创作的编剧写出来的东西要鲜活，要打动人得多。因为我们能从剧本中看到血的颜色，感到泪的温度。

让我看《燃》剧，其实就写了一个中国女人刘琪与法国女人雨果笔下的埃斯美哈达之间的心灵对话，她写得很恣意，很委婉，当然，也很怵目惊心。它这里没有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明显痕迹，但能感受出，她把东西方的哲学、历史和文化都戏剧性地进行了比较。比较完了之后，却让人感到很美，却让人感到经历过某一段历史并不是遗憾的事。甚至，它是使中国人在世界面前显得更深沉，所该经历的一种必然经历。

这个剧本，也许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会在中国排演。如果让我来做导演的话，我会与胡女士商量把它改得再好一点，再单纯一点，戏再集中一点，再浓烈一点，细节再丰富一点，我们可以请一位法国的青年女演员（会讲中文的）与一位当红的中国青年女演员同台演这出戏。那时候，也许我和胡女士都已是老人了，但这部剧的演出却一定是非常年轻的。我们等待着大幕徐徐拉开的那一刻……

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于北京三里河

目 录

蘸着西方的墨水写东西方的故事（序）	
——读话剧剧本《燃烧的太阳》	费 明 (1)
金秋的早晨（话剧）	(2)
燃烧的太阳（话剧）	(60)
奔腾的扬子江（电影文学剧本）	(100)
夏之旅（电影文学剧本）	(193)
凋零的芙蓉（散文）	(229)
——在威尼斯的一页	
黑色的河流（诗选）	
孤星	(236)
惨淡的月亮	(239)
再见	(242)
冬日里的小树	(244)
原野	(246)
篷车	(247)

雨夜	(249)
花匠	(251)
归去兮	(252)
秋天的歌	(254)
春天的随想	(256)
——妈妈,请不要哭泣	(258)
心之岛	(260)
海思	(261)
睡莲、流星与黑夜	(262)
失却	(264)
A Blue Sky	(266)
晴朗的天空	(267)
抹血的太阳	(268)
黑色的河流	(270)
梦之花	(272)
湖影	(273)
后记	(274)

话 剧

金秋的早晨（话剧）

（四幕多场话剧）

时间：当代。

地点：某滨江山城。

某水电建设油库的水电设备安装工地等处。

主要人物：

孔庆天——安装队队长，45岁。

李 兰——孔之妻，安装队炊事员，26岁。

刘发福——老会计，57岁。

赵春兴——街道企业组组长，52岁。

夏莲莲——安装队干事，原待业青年，20岁。

夏莲母——某市图书馆干部，40岁。

刘 坤——原沿江安装队队长。

李成贵——青年工人，20多岁。

刘 琦——老会计之子，青年工人，20多岁。

程 军——青年工人，20多岁。

老 孟——10vk 工程方面负责人。

赵 三——工人。

众工人，众电力局检验员，记者，工人甲乙丙丁，民工甲乙等。

序　　幕

[夏末的一个傍晚，沿江大道上的一个门外挂有“沿江水电设备安装队”木牌的屋子。这是一间简陋的屋子：左边有门朝向大道，右边临江，从室内的窗口和右边一角可看到奔腾的长江水、江岸的街景和对面的风光，可看到远方的锯形山峦；室内有几个桌子，几把木椅，一些杂乱的工作用具等。办公桌上有烟缸、火柴、文稿纸、蘸水笔等。

[大地暮色苍茫；天空灰暗有阴雾，天边远处隐隐有雷声轰鸣，不久将落暴雨的气氛。

[江水巨大的澎湃声。

第一场

[工人甲坐在一椅子上，凝望窗外。李成贵和程军站在桌边谈话。程军不时踱着步。

李成贵 今晚一定有雷雨。你听听，那风，那江水……（走到窗口扶着窗框朝外望望，然后又踱回原处）你看罗，（仰头看看摇晃的日光灯）瞧这灯，像个醉汉，摇摇摆摆的，简直要翻跟头。

工人甲 （插话）唉，你还有兴致说这个，你们还不急呀，听说刘队长有大问题。

程　军 我们早知道，刘队长贪污两万多，是吧？！剥削我们了，这家伙太坏。我们辛辛苦苦地干活、拼命，结果呢？赚来的钱都进了他的腰包了。

工人甲 怪不得他长得肥头大耳，像个大熊呢！（诙谐地做熊

状)走路都这样。

程军 孔师傅很灵。不然，我们都得老蒙在鼓里。唉，老子不想干了，在这儿干没奔头。

工人甲 不能走哇，都走，队就要垮了。

程军 (玩世不恭的口吻) 垮了活该，我还巴不得呢。

工人甲 你，你呀，你不知道建个队有多难?!好不容易凑齐二十几个兄弟，有了个小小的组织。

李成贵 他怎么不知道建队难。求东家告西家，一会工商局，一会税务所，真磨破了嘴皮。

程军 反正我不想干了!哈，还有人干呐，大家都自谋出路去。

李成贵 孔师傅不走我是不走的。

工人甲 (倚门而立，忽然转过身对程、李) 刘队长来了，喝得醉醺醺的。我一看到他那个蒜头鼻子就心烦。他一骂人呀，鼻子就像红葱。

李成贵 你要是当着他说，他会打死你的。

工人甲 哼，他骂人骂惯了，打还不敢吧。何况现在就要，就要——

程军 就要下牢房是不是?!不过这难说，据别人讲，他弟弟在公安局工作。

工人甲 有法律，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报上不就是这么说的。

程军 (愤愤地) 平等个屁!

工人甲 (朝门外眺望，然后又走回原处坐下) 嘴，孔师傅搀着刘队长，大概要到我们这儿来。

李成贵 说起孔师傅，我想起了另外的一些事情。建队时，他把他搞个体经营照相赚的一千多元钱全部给队里了。

他打了大半辈子光棍，四十好几才娶上个媳妇。

工人甲（感叹）好人命苦，好事多磨。听说他媳妇很能吃苦。
(望着门外)哟，他们来了。

程军（走到窗口，倚窗而立，把背朝屋内，半开玩笑地）让他们看我的屁股吧。（自觉失口）不对，是让刘狗熊。
〔李成贵向门口迎去。〕

第二场

〔孔师傅扶刘队长进屋。李成贵跟在孔师傅后面，他后面又涌进来一些工人。刘在孔师傅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走到窗下，一屁股在椅子上跌坐下来。孔师傅面色白皙，穿一身土黄色工作服，中等身材，乌黑的头发，宽阔开朗的前额，一双看上去炯炯有神而刚毅的眼睛。看得出，这是个有文化教养且饱经风霜的人。〕

孔师傅（对刘队长）你喝点茶吧。（从李成贵手里接过茶杯递向刘）

刘队长（自愧地看着大家，最后眼睛盯着孔师傅，有些语无伦次）我醉了，错了，没醉、完了，我真，（呷了一口茶，狂躁地把杯子扔到桌上，茶泼了一桌）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楼房……哈哈！（有些歇斯底里）都不是我的啦，完啦！

孔师傅老伙计，晚了罗，后悔已经晚了罗！你要知道，没有不漏风的墙。犯罪总会暴露。纸包不住火。滚滚乌云弥漫天空，终会落下阵雨。

刘队长（捶胸）我该死啊。（欲哭泣）昏头昏脑，一味享受，吸

了弟兄们的血自作自受哟。（垂头丧气地叹息）唉呀

程军 你自己把狗头往墙上撞吧，你的儿子将背上你的黑锅。

〔忽然，一声霹雳震耳欲聋，天空乌云滚滚，电光闪电。黑夜与暴雨即将来临。〕

刘队长 雷，（吓得一缩）雷，我怕呀！（滚在凳子边的地上）两万、两万元，（抱住头，恐惧地自泣）两万元哪……

〔屋外，警车的轰鸣声、汽笛声响起。〕

〔大家都紧张起来，紧盯着门外。警车的轰鸣声、笛声越来越清晰，最后停了下来。人们屏住呼吸，几乎僵住了。孔师傅走到门口，迎面撞上了两名身穿警服的公安战士。〕

战士甲 刘坤！

刘队长 喔喔。（酒也吓醒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

战士乙（走上前，出示证件）你因经济犯罪被逮捕了！

战士甲（对刘坤）走吧！

刘队长（踉跄地走到门口，突然猛回身）两万元，我，我不要了，我……（后退）

〔战士甲乙走过去拉住他，往门外带去。从警车上传来刘坤的声音：“孔师傅——，管管我家那口子，他们是没罪的。”〕

孔师傅（看着门外远去的警车，自语般地）毁了，毁了——

程军（对大家）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走吧，走吧，回家去吧！队散人走。

孔师傅（严厉地）程军！

程军 我程军怎么了，头上也没长疮疤，也没贪污两万元。你说说，这个安装队还成吗？欠债一万多，我的工资怎

么办？我们吃什么？

李成贵 东山再起！

程军 (对李成贵) 再起个屁！

工人丁 是啊，欠债这么多，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我们要吃饭，养活老母、孩子。

工人丙 我们不干了，找别的事干去。见鬼！真没想到如今成这样，全亏在大鼻子刘头身上。

工人丁 幸亏孔师傅查出漏洞来，不然刘头还自乐无期呢。

工人丙 他呀，钱花了，人被抓了，坐了“红包车”。

工人丁 狗养的，不得好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

李成贵 (做起手势) 别泄气呀，大家别泄气，我们将东山再起。
我们还有孔师傅呢！

工人丁 (带哭腔) 孔师傅！

工人甲 (恳请地) 你说说，孔师傅，大家都听你的。

[孔庆天被工人们的信任所感动，嘴唇翕动着。]

[屋门外，窗外雷声大作。]

程军 我看啊，再怎么办都不行了，各奔前程是上策。(说完扬长而去)

[有几个工人看他走了，也跟了出去，继而，又有几个工人欲走。]

孔庆天 (拉住欲走的工人) 等一等同志们。

[雷声轰鸣，江面上黑云滚滚，一只黑色的山鹰在闪电中、浪头上低旋，从窗口可看到，山鹰凌空展翅地向高处飞去，迎着闪电，雷雨……浪涛声，雨声……

孔庆天 (环顾四周) 人走了一半，还剩下一半。

[冷静地思索起来，场内一片沉默。]

孔庆天 (打破沉默，语气坚定地) 我来接任本队队长! (感情真挚地) 我想，剩下的同志是勇敢的，热爱集体的。山鹰喜欢风险，它飞翔在峻岭、山涧、悬崖、浪尖。让我们顶住眼下的困难，度过难关，重新开始。不要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众工人 对，重新开始!

孔庆天 我们要依靠大家的力量，拯救自己，拯救我们的安装队。起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众工人 (庄严地) 起誓。

[众人举起右手。

孔庆天 (举起右手，激奋地) 人在队在！

众工人 (聚拢在一块) 人在队在！

孔庆天 艰苦创业，努力奋斗！

众工人 艰苦创业，努力奋斗！

[雄壮的交响音乐声起。这是主题音乐“鹰”的主旋律。灯光、闪电辉映在工人们的脸上，举起的拳头充满了自信与力量。音乐声伴着江水的咆哮声、雷声、雨声。

——幕 落

第一幕

[距序幕一月后。秋天。

第一场

[这是 10kv 输电线路工程所在地，名叫虎牙滩。

[江岸上，有一片片青黄色的沼泽地，四周有山岗和树林；山岗前空地上有一圆锥形油布帐篷，帐篷一角被拉开作为门，可以看到里面的布置：锅、灶、盆。几个做饭的人在忙碌；帐篷后面远处，可见工人们正在挖掘埋电线杆的土坑，可听见工人们抬电线杆的号子声：“哎哟，嗨哟，哎哟，嗨哟……”]

[从帐篷里走出几人，向别处走去。孔队长手里拿着一本10kv输电线路工程图，和李成贵在说着什么。

孔队长 你们电工班工人情绪怎样？民工们情绪……？

李成贵 大家情绪都还好。你听，那不是他们的号子声，汗水湿透了衣服他们也满不在乎。

孔队长 请来的民工一定要注意他们的身体。身体是本钱嘛。我跟事务员讲了，买点好菜，每天要点荤。事务长也忙死，还要兼会计。

李成贵 他整日埋头苦干在工地上，还把家里的待业独生儿子刘琪也带到了工地。

孔队长 刘琪跟他爸爸一样憨厚，就是脑子里少了几根弦。

李成贵 头脑简单了点。（一笑）

孔队长（推一下李的肩头）到那边去看看。

[李听见帐篷里有人喊他，他奔向帐篷门口。

李成贵（回头对孔）你先去，我就来。

[孔队长下。]

第二场

[李成贵从帐篷门口踱回到原地。

李成贵（自言自语）孔队长啊孔队长，经常叮嘱工人、民工好